

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David Harvey 的空間論述研讀】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類別：☐經典研讀課程

☒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計畫主持人：蘇淑娟

執行期程：2008/8/1 ~2009/7/31

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31 日

一、 計畫名稱 David Harvey 的空間論述研讀

二、 計畫目標

1. 引導學生對於古典的地理空間文獻研讀的思辨。
2. 研讀比較結構主義空間地理文獻的歷史發展變遷過程。
3. 思辯 David Harvey 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空間觀點，對/與當代工業先進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空間發展之間的關連、落差與意義。

三、 導讀

每月一次的 David Harvey 經典文獻的導讀由國內各相關專長的老師擔任，每位老師導讀的方式則不太一樣，

#1.

Barnes, Trevor (2006) Between deduction and dialectics: David Harvey on knowledge, in N. Castree and D. Gregory (eds.)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26-46.

1995 A geographer's guide to dialectical thinking, in N. Thrift and A. Cliff (eds.) *Diffusing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3-21.

#2

Harvey, David (1972) The role of theory, in N. Graves (ed.) *New Movements in 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Geograph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Smith, 29-41.

Harvey, David (2000) Reinventing geography (interviewer: Perry Anderson). *New Left Review*, August 75-97.

#3

Harvey, David (1972) Social justice and spatial system, in R. Peet (e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in Poverty and Social Well Being*, Antipode Monographs in Social Geography 1. Worchester, MA: Clark University Geography Department, 12-25. Reprinted in M. Albaum (ed.) *Ge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565-584; in D. Weir (ed.) *The City in Britain*. London: Fawcett Books, 15-27; and in S. Gale and E. Moore (eds.) *The Manipulated City*. Chicago, IL.: Maaroufa Press, 106-120.

#4

Harvey, David (1972) Revolutionary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theory, *Antipode* 4 (2): 1-25.

Harvey, David (1972) Revolutionary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theory in geography and the problem of ghetto formation, in *Perspectives in Geography*, vol. 2,

Chicago,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5

Harvey, David (1974)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deology of science, *Economic geography* 50: 256-277. Reprinted in R. Peet (ed.) *Radical Geography*. Chicago, IL: Maaroufa Press, 213-242; and in S. Gale and G. Olsson (eds.) *Philosophy in Geography*. Dordrecht: Reidel, 155-185.

Harvey, David (1974) What kind of geography for what kind of public policy? *Transaction of British Geographers* 63: 18-24.

#6

Harvey, David (197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ism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Urban Affairs Annual* 9: 119-163.

Harvey, David (1975) Some remark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ism, *Antipode* 7 (1): 54-61.

#7

Harvey, David (1991) The urban face of capitalism, in J. F. Hart (ed.) *Our Changing Citi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27-249.

Harvey, David (1993) Towards reclaiming our cities: experience and analysis,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Harvey, *Regenerating Cities* 1 (5): 4-10 and 1 (6): 3-9.

#8

Harvey, David (1989)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 418-434.

Harvey, David (1993) 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 reflections of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in J. Bird, B. Curtis, G. Robertson and L. Tickner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3-29.

#9

Harvey, David (2003) The city as a body politic, in J. Schneider and I. Susser (eds.) *Wounded Cities*. Oxford: Berg, 25-46.

Harvey, David (1999) The body as referent, *The Hedgehog Review* 1: 41-46.

Harvey, David (1998) The body as an accumulation strateg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6 (3): 401-421.

#10

Harvey, David (1996)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Rethinking Marxism* 8 (4): 1-17.

Harvey, David (2001) 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2: 23-30.

#11

Harvey, David (2004) Geographical knowledge/political powers, in J. Morrill (ed.) *The Promotion of Knowledge* (Proc. British Academy 122, 96-112).

四、 研讀成果

經典閱讀的重要性 法國批評家聖·佩甫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 在〈什麼是經典〉一文所揭示的代表一種傳統看法：

真正的經典作者豐富了人類心靈，擴充了心靈的寶藏，令人心靈更往前邁進一步，發現了一些無可置疑的道德真理，或者在那似乎已經被徹底探測瞭解了的人心中再度掌握住某些永恆的熱情；他的思想、觀察、發現，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必然開闊寬廣、精緻、通達、明斷而優美；他訴諸屬於全世界的個人獨特風格，對所有的人類說話，那種風格不依賴新詞彙而自然清爽，歷久彌新，與時並進。(間接引述自吳潛誠 (1994) 『觀覽寰球文學的七彩光譜－《桂冠世界文學名著》彙編緣起』，p. ii)

如此「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地推崇經典著述具有普遍而永恆的價值，早在後結構批判思維興起後受到質疑；解構批判的觀點，基本上否認任何客觀且永恆不變的真理與價值，傳統對於典範或經典的評論尺度，無非是一種文化的產物，亦即是特定時間空間的觀點與情境內的標準。所以，在一些動人心弦、歷久彌新的文學作品之外，學術上人文社會科學的經典的裁定乃是時代的產物，有些作品因觀點的殊異而吸引人、有些作品因能解決人類社會問題而受重視、有些作品則是因為對當代社會問題或議題開啓新的動悉觀瞻，並促使動態討論不斷浮現，而備受尊崇。但是，這些受肯定的屬性都具有特定時間空間的內涵，故能在特定時間與空間發揮其最大的效益與彰顯其意義。

Harvey 認為基本信仰(foundational beliefs)的本身是難以存在與實踐的。批判理論的工作並不是去證明沒有基本信仰或真實的存在，而是去為基本信仰找到一個較真實、有理、並足夠的基礎，使得社會文化的詮釋與政治行動(活動)變得有意義、有創意、並可行。

David Harvey 長期以來的作品經常造成地理學界、與其他空間相關學術領域的器重，其中尤以他的歷史唯物辯證論述與社會正義的主張更是為人熟知。Harvey 的寫作風格，具有高度衝擊的想法、具有啓發的概念、富涵說明力的解釋、與活生生的例子。因此，對於經典書籍的導讀，有機會使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關心空間/空間性與地理學的師生，如何貢獻於人文社會的思維，再度掀起空間轉向的風潮。

以下附主要研讀會議紀錄(A,B, and C)以表示本計劃進行狀況:

A

David Harvey的空間論述研讀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97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 14:00~17:00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勤大樓 9F 研討室(五)

主持人：蘇淑娟

紀錄：張雅雯

導讀人：張峻嘉

出 席：

張峻嘉、譚鴻仁、歐陽鍾玲、王文誠、陳毅峰、蘇淑娟、陳丁祥、許聖迪、李盈村、張雅雯、陳燕茹、涂函君、

蘇淑娟、陳燕茹、陳丁祥、李佳樺、高淑郁、鄭宇芝

壹、議題討論

地理、地理學與理論

貳、研讀內容：

Harvey, David (1972) The role of theory, in N. Graves (ed.) New Movements in 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Geograph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Smith, 29-41.

Harvey, David (2000) Reinventing geography (interviewer: Perry Anderson). New Left Review, August 75-97.

參、討論內容：

一、The role of theory

- 1950-1960 年代地理學急欲建構一套理論與模式。
- 什麼是理論？一個群體期望的編碼過程。
- 有兩方面幫助了地理理論的建構。一為相關學科對地理學的影響與刺激；一為地理學提出自己的假設。
- 地理學遇到的瓶頸與挑戰：過多地的概念而沒有其他社會科學的引入，因此後來的認知行為、心理學、教育學…等對地理學產生了影響。
- 理論是簡化的，Harvey 將理論比喻成地圖，它是個簡化且又給予編碼化的過程。
- 反思地圖是真的還是假的？它是偽造中的真實嗎？我們以預測颱風的路徑為例作為說明。
- 理論的使用是否也是如此？我們學習過的區位理論、同心圓理論、扇形

理論、多核心理論，是否與真實世界一樣？邱念圈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們需要了解理想與真實的差距。

- 我們要如何將理論說給別人聽？Harvey 以地圖做隱喻說明，地圖是簡化的真實，用地圖作為轉換來瞭解世界，因此具備讀圖的技能是重要的。
- 如何讓經驗符碼化並與地理結合成為理論的一部份？我們要強調地理的本質，主要有二：空間的形式與社會的過程。例如大人和小孩用不同的觀點看事物；城市人與鄉下人用不同的見解看問題。此外，我們需要與其它的學科互動，諸如：生物學、物理學…等。
- 所有的理論都是經驗的符碼化，高度地被化約且抽象，或者我們可稱為「粗暴的化約」。理論就像地圖一樣，無法解讀所有事物。但它能幫助我們做演繹的思考，而不只有野外的歸納。從理論是規範的角度來看，我們會發現例外，此時我們會思考為什麼這些地方不依循理論呢？而這也因此成為我們研究的議題並重新思考理論，進而挑戰理論。是故，理論幫助我們提綱挈領地以演繹的方式了解地方。所以理論建構本身是歸納的結果，而理論本身是被演繹的使用。
- 如何教導理論呢？理論即是一種再現。例如 ordnance survey map (p.37) 未必符合等值線，簡言之圖的呈現方式即為一種再現的方式，世界也是被再現的一種。(丁祥學長對再現的詮釋：長時間累積下來多個組織或多個人在地表生活互相交織的成長。分享論文寫作經驗談)
- 如何引用地理學以外的學科進入地理學？常有人會問這是地理嗎？這是一種傳統與現代衝突的徵象。當代思潮突顯人/人群與社會/社群，地是被隱喻著的。反過來我們要思考具像才是地理嗎？人的主體性在哪裡？地理是以人為主軸，還是以地/空間為主軸？主觀的空間來自於何處？否則我們只會看到人或人群的具象而看不到展現於空間中的性格。
- 用地理的發問去看別的學科的理論，如此的發問即為地理的問題。如 p.38 所謂地理理論即是地理經驗的符碼化；Our theory does not deny this role but it does give it a particular flavour. We are not synthesizers of knowledge in all of its complexity, but we do quite consciously take ideas and concepts and theorie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nd seek to examine their spatial or regional implications. (p.40)

二、Reinventing geography (interviewer: Perry Anderson)

- Harvey 為什麼成為地理學家的歷程？因為逃家不好！
- Harvey 的著作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是量化的地理學，它是對早期例外論的反動。
- 戰後的英國地理學站在什麼位置？它是以規劃性的地理學為主，因而強調應用地理學、都市地理學、環境管理等。Harvey 同時也反思戰後的日不落國的定位。

- 1950 年代美國興盛著麥塔席主義，反共思想竄起。居住在 Baltimore 城市的 Harvey 開始意識的這個城市沒有正義、沒有公平的問題，於是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形塑他之後的政治經濟思想並想成他的政治態度。
- 1973 年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這本書結合了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使之進入馬克思的資本概念中，甚至影響他後來處理許多的事件。
- Harvey 受到法國共產黨的影響，注意到了人地之間的作用力。但是因為台灣早期反共的情懷，有關於這方面的資料甚少。
- Harvey 認為現代與後現代同時存在，不用二分法截然劃分。接著談到美國的基進運動與左派思想，主要在於維護人權與正義/公義，「公」意味著大眾。
- Harvey 走進都市，由歷史唯物論走入 do it，實踐左派思想。
- Harvey 如何處理結構與歷史唯物論的議題？他談在巴黎的經驗，而且受到第二王朝經驗的影響，讀了許多作品，如 Balzac、Dickens、Flaubert…等，這是個現代主義高張的年代，因而思考資本的限制問題。

肆、散會。

B

David Harvey的空間論述研讀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97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六) 14:00~17:00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勤大樓 9F 研討室(五)

主持人：蘇淑娟

紀錄：張雅雯

導讀人：譚鴻仁

出席：譚鴻仁、歐陽鍾玲、王文誠、陳毅峰、蘇淑娟、陳丁祥、許聖迪、李盈村、張雅雯、陳燕茹、涂函君、

壹、討論議題：

空間系統與社會正義

貳、研讀內容：

Harvey, David (1972) Social justice and spatial system, in R. Peet (e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in Poverty and Social Well Being, Antipode Monographs in Social Geography 1. Worchest, MA: Clark University Geography Department, 12-25.
Reprinted in M. Albaum (ed.) Ge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565-584; in D. Weir (ed.) The City in Britain. London: Fawcett Books, 15-27;

and in S. Gale and E. Moore (eds.) The Manipulated City. Chicago, IL.: Maaroufa Press, 106-120.

參、討論內容：

- 社會正義和空間系統之間的關聯為何？
- 社會(不)正義的事的定義是什麼？例如異教徒、借貸、教養、遺傳攸關正義嗎？進而進入社會空間的議題。
- 我們先從正義著手，再看社會正義，進而討論社會正義和空間面向的關聯。
- 社會正義有無空間聚集的現象？需求是什麼？但是本文並沒有處理人民和國家的關聯如何分配。
- 需求的類型是什麼？需求和環境相關，會造成地理空間的討論。
- 本文架構
 - 前言
 - ✓ 規範性的思考，地理學不純然客觀，也有主觀的部份。
 - ✓ 處理資源分配，正義的原則就是分配的原則。譬如新加坡政府、福利國家的基本訴求—教育、住宅、工作、醫療。
 - 公平與正義分配的哲學觀
 - 疆域領域的分配
 - ✓ 涉及分配的對象是誰？程序為何？效率與正義的議題。Harvey 提出 Need、Common good、Merit 來討論。
 - ✓ Need 有個人的需求，環境的需求，而後者與地理有關。我們以「新加坡住宅依全國種族比例來分配」為例作為討論。
 - ✓ Common good 在此暫譯為公共利益。討論的議題有各地蓋機場、離島間蓋橋樑、中部山區土地超限利用、效率 VS 滿足。
 - ✓ Merit，我們討論洪水與人民搬遷的問題。
 - 不正義的分配是如何造成的？
 - ✓ 我們討論並反省教科書和課綱的編寫。僅止於描述？抑或教學時間限制？
 - ✓ Harvey 的看法：programs which seek to alter distribution without altering the capitalist market structure within which income and wealth are generated and distributed, are doomed to failure.
 - ✓ 討論空間組織，以及 Harvey 重新處理區域化的過程。
 - ✓ 透過價格把東西賣到價格高的地方，進行空間剝削空間。
 - ✓ 但是 Harvey 太簡化問題與問題間的解決，是他沒有進入田野？這涉及到意識形態與社會實踐的對話。

肆、散會。

壹、議題討論

地理、地理學與理論

貳、研讀內容：**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Theory in Geography**

參、討論內容：

12/27/2008

1.社會科學思想上的革命與反革命特色，顯然與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從不花足夠時間探討利益團體對其進行的控制，此為自然科學缺乏反革命的理由，因為革命性的思考不對既存秩序構成威脅，原因是這些革命思考的建構是在既存秩序的需求下所建構的。

2.與其說社會科學是在前科學期，毋寧說自然科學是在前社會(pre-social)的狀態。社會行動與社會控制的問題，未被包含進自然科學中。自然科學持續將社會議題排除在外，否則會使在既存社會秩序的指示下進行的研究產生「偏頗」。科學結果的道德兩難。社會科學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哲學，前者比後者更優秀，且此二領域的結合，不會在「科學化」社會科學發生，而會在自然科學的社會化中產生。如此，科學的所有面向將經驗到思想的革命與反革命階段，而這些思想也無疑的會伴隨革命與反革命的社會實踐。

3.計量革命所能告訴我們的社會相關性越來越少。年輕質性研究者的野心與不滿——計量研究僅抓研究生與課程。太多實際發生的異常無法解釋，我們的典範無法處理，是可以推翻的時候了。客觀的社會情境要求與我們無法有效回應，解釋了何以地理思想必須出現革命。

4.如何做呢？有人說要放棄計量運動的實證基礎而採抽象的唯心論。有人建議以現象學基礎。然而現象學的取徑能將我們帶入唯心論，或是回到天真的實證主義經驗論；正如同現象學取徑也能將我們帶入有社會意識的唯物主義形式，例子：行為地理學。此時最可能有成果的是探索實證主義、唯物主義與現象學重疊處，以提供對社會真實足夠的解釋：馬克思在『經濟與哲學手稿』及『德意志意識形態』賦予他思想體系有力的現象學基礎。

5.馬克思主義與實證主義的共同處：皆有物質基礎，且皆訴諸分析方法；差別則

在一個要瞭解世界，另一則是要改變它。實證主義方法沿用亞里斯多德二分法的假設檢定，辯證法則是允許反面的闡釋，涵括矛盾與弔詭，並指出解決的過程。

6.Ghetto 的形成：在過程中有意識的尋找，才能建立革命性的地理理論來處理此現象。Ghetto 通常被認為是不好的、需要去除的。重新檢視對 ghetto 的形成與維持的相關理解，urban land-use theory，受芝加哥學派深遠影響：都市中的社會適應、功能與生活形態的專門化、生活空間的競爭等過程，產生了清楚的空間結構，藉由某種文化衍生的社會團結(solidarity)形式聚合在一起。都市地理的芝加哥學派深受芝加哥學派社會學者的影響。

7.但芝加哥學派未給予經濟體系足夠的重視，因而他們所發展的都市土地利用理論在解釋 ghetto 部分有致命的弱點。

8.Engels 對 Manchester 階級問題的空間觀察 p.12：(讓大小中產階級都伸手可及的一系列商店)他們足以將具有強壯的胃與虛弱神經的有錢男女，完全隱藏構成其財富的配對物的悲憫與污點…從未看過如此有系統將工人階級由大道的視野中排除，如此溫柔的將會面對布爾喬亞階級的眼睛與神經的一切事情隱瞞。Engels 的觀察可輕易轉換到美國大都市中。令人遺憾的是，當代地理學者取經的方向是看向芝加哥學派，而非 Engels(所代表的經濟與社會真實)。

9.如此有系統的空間結構，不必然需要大人物的導引，卻仍然依舊能符合他們的利益，這可以是進一步經濟分析的對象。von Thunen 在農業脈絡下的土地利用理論，為都市土地市場的經濟理論打下基礎，有助於瞭解 ghetto 的形成。競租(competitive bidding for the land)，以及預設所有雇用工作機會集中在某一中心點。因為交通花費的能力不同，窮人集中在就業中心附近，富人則往外擴散居住。窮人被逼居住於地價高處，因而需群居在狹小過度擁擠的空間裡。富人若偏好不住遠處以避免塞車通勤，也可以輕易競租曲線而搬到市中心區→如此則推論出富人會集中於市中心。這些只是表明富人可強加其偏好到窮人身上，因為有更多資源可決定要花在運輸或土地上。這是應用邊際經濟原則到收入相差懸殊的群體間的自然結果。Exclusive zoning 的政策也影響居住的分佈，即便就業市場有郊區化的傾向。

10.有幾個方法可以改變這種不平衡：(1) 補助公共運輸或組織特殊運輸設施，將 ghetto 帶到郊區的工作處，此計畫大都失敗做收；(2) 藉由都市更新，將就業機會重新吸引回到市中心。這些都預設都市土地利用失衡，但這些解決方式都是自由派(liberal)的思維，它們承認不平衡但也都在既有的社會機制內尋求解決。

11.Muth 以芝加哥檢驗 von Thunen 的理論，認為大致為真，他以古典實證主義的

方式達至此結論，對他而言是成功的社會理論測試，對我們卻是指出問題所在：此理論預測，窮人出於必要，必須居住在他們最無法負擔之處。目標是要消滅 ghetto，亦即除去讓此理論成為真實的社會狀況，故我們希望 von Thunen 的都市土地市場的理論成為不是真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產生此理論的機制消失，那就是土地利用的競租(competitive bidding for the use of the land)。使用的政策理論上將以社會控制的都市土地市場及住宅部門的社會化控制，來取代(自由)競租。例如古巴，1960 徵用都市財產，租金付給政府作為分期購買的金額，(家戶收入的 10%)；1966，給付超過 60 個月房租的廉價住宅居民終身免房租居住。

12.古巴在經濟發展之初所用的方法可能引起住宅不足或品質不佳，但這方式卻讓都市土地市場理論破功，讓它變成無關乎我們尋求對居住空間結構的理解，如果我們要消滅 ghetto 也必要如此做。設想例如老房子都不用租金，將都市的住宅蓄積當成社會財而非私人財，我們有巨大的社會資本被固鎖在住宅蓄積裡。在私有市場中的土地與住宅，其價值非以總是其做居住使用來衡量，而是以市場上的交換價值，易受外在因素如投機炒作影響。

13.市中心住宅無交換價值，並不意味無使用價值。我們丟棄使用價值，因為我們無法建立交換價值。這種浪費在社會化的住宅市場不會發生，它是我們緊抓私有財產觀念所要付出的代價。(人不理財、財不理人)

14.但我們要進一步檢驗是否競爭的市場過程，為引起 ghetto 形成的根本原因。市場分配稀有資源。資源需要技術的與社會的評估：適當的技術與社會形式(勞動市場)。稀有性是社會定義而非自然決定的。市場協調與整合經濟行動，創造出巨大財富，卻是在倚賴稀有性作為其運作的體系下達成的。若是稀有性被消滅，市場經濟也會崩潰(金融海嘯，使奢侈品成為奢侈品而不是互相競逐的稀有商品?)，但資本主義又追求產量增加，形成兩難→許多制度與機構要確保稀有性沒有消失，或是浪費的過程(軍事演習、太空計劃)。消滅稀有性的障礙主要在支持市場過程的複雜相互關連的機構，如金融、司法、教育、政治。

15.最擁擠的 ghetto 也位在最多空房屋的所在→財產稅(property tax)的原因；房東利潤不高；銀行不願支援房貸，寧可等商業利用的再開發。若我們接受正常、合倫理的企業家道德規範，幾乎沒有人可為客觀的社會狀況被譴責。在既存的經濟與制度的框架下，不可能改正此狀況。公共住宅數量太少也太侷限，都市更新只將問題移到它處，甚至帶來災害多於好處。期待資本主義的解決是死胡同。

16.Marx 認為租金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剩餘價值的一種展現。將租金視為獨立於生產模式與資本主義制度，是概念上的錯誤。此錯誤也展現在資本主義市場過程本身，因為它認為租金要最大化(資本回收)，而非實現最大的社會剩餘價值。信義

計畫區內的國有土地拍賣記。

17.居住品質太差引起的傳染病，對資本家亦有危害，需用盡方法改善。

Engels 評論：布爾喬亞解決居住問題的方式，是讓解決持續再生產出問題，無論是因公衛或是美化的原因、或大企業財產、或交通需求。問題只是被轉移。

18.當代都市住宅政策可以譴責窮人，或是使用基於「好意的忽略」的政策，或保留灰色區域讓市場有某種程度的成功。嚴肅的分析都承認 ghetto 問題的嚴重性，質疑我們經濟體系最核心的勢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性質。這才是革命性理論需要做的(而不是只會說「不如教他釣魚」)。三鶯與溪洲部落。

19.Harvey 認為無須再做 ghetto 悲慘狀況的膚淺經驗調查，這只會製造出對解決問題會有貢獻的假象。也不需要道德自慰或同情過後回到溫暖火爐邊。這也是反革命的！因為未被強迫去面對根本問題。也不是情感上的觀光去與窮人同住一陣子(社會服務隊?)

20.需要做的是自我意識與覺悟，為社會地理思想建構新典範，透過對既有分析建構的深刻批判。新概念與範疇不能在抽象中形塑，須透過展現在我們週遭的事件與行動來打造。我們的思考也不能倚賴既有的真實，必須擁抱另類的創新。

21.第一步是讓我們自己不舒服，讓自己看來愚蠢可笑。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real)，而不只是自由派(mere liberal)的承諾。

D.

David Harvey的空間論述研讀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98 年 03 月 07 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勤大樓 9F 研討室(五)

主持人：蘇淑娟

紀錄：張雅雯

導讀人：王文誠

出席：王文誠、陳毅峰、蘇淑娟、陳丁祥、許聖迪、李盈村、張雅雯、陳燕茹、涂函君

壹、討論議題：

地理、意識形態與公共政策

導讀 David Harvey 的兩篇文章 (Harvey 1974a, 1974b)

一、Harvey, D. 1974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deology of science.

It would be convenient indeed if such a contentious issue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could be discussed in some ethically neutral manner. In recent years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into this relationship have multiplied greatly in number and sophistication. But the plethora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has not reduced contentiousness; rather, it has increased it. We can venture three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is state of affairs: (1) science is not ethically neutral; (2) there are serious defects in the scientific methods used to consider the population-resources problem; or (3) some people are irrational and fail to understand and accept scientifically established results. All of these explanations may turn out to be true, but we can afford to proffer none of them without substantial qualification. The last explanation would require, for example, a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before it could be sustained (Godelier, 1972). The second explanation would require a careful investigation of the capac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a whole battery of scientific methods, techniques, and tools, together with careful evaluation of available data, before it could be judged correct or incorrect. In this paper, however, I shall focus on the first explanation and seek to show that the lack of ethical neutrality in science affects each and every attempt at 'rational' scientific discussion of the population-resources relationship. I shall further endeavor to show how the adoption of certain kinds of scientific methods inevitably leads to certain kinds of substantive conclusions which, in turn, can have profou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 The ethical neutrality assumption 倫理／道德中立的基本假說

II.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英國經濟學家，人口論作者)

III. Ricardo, David (1772-1823) 英國經濟學家)

IV. Marx, Karl (1818-1883)

V. Methodology and the Population-Resources Relation 方法論與人口－資源關係

VI.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Resources Theory 人口－資源理論的政治意涵

VII. Conclusions 結論

二、Harvey, D. 1974b. What kind of geography for what kind of public policy? *Transaction of British Geographers* 63:18-24

什麼樣的地理為什麼樣的公共政策

The evolution of the discipline, in terms both of its aims and its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must be seen as an adaptation to external conditions, particular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porate state with its emphasis 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corporate state forces education to be seen purely as investment in manpower and academic research becomes subservient to the state and is used to preserve and strengthen the status quo. There is here a potential conflict with the academic's sense of moral obligation, but in practice the conflict is resolved by the parochialism and elitism of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To help to move away from the corporate state and towards the 'incorporated state' in which men can control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ir own existence, geographers need to address their efforts 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and the pervasive needs of the corporate state and thereby to learn how to exploit the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corporate state itself.

GEOGRAPHY AND MORAL OBLIGATION 地理學和道德義務

THE MORAL OBLIGATION OF GEOGRAPHERS 地理人的道德義務

爲了改變這個世界，我們首先要理解這世界。爲了改變這個世界，我們必須創造新的實踐，透過尊重環繞著我們的現實：實在論 **v.s.** 建構論。

那麼，我們應何去何從？我們生活在一個正在緊繃其組織的「企業國家」。該公司透過國家利益的名義運作。但是，如果我們接受，唯一的意義，依附個人生命和存在是源自該國家的利益，那麼，我們已接近擁抱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該公司國家是原法西斯主義者。

也許，這就是爲什麼「民主的」政府是如此地與公開壓迫和獨裁的政體友好，這也就是爲什麼皮諾切特將軍被塑造得如此受歡迎。

馬克思認爲，有兩個可能的未來國家：共產主義或野蠻。我們迫切需要澄清我們所說的這些措辭。前者，我們當然並不意味著正在發生在俄羅斯、波蘭、甚至古巴、和中國。後者，我們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回到一個新石器時代。

我認爲，選擇的道路是，介於「法人國家」和「企業國家」之間。企業國家呈現的過渡形式爲邁向奧威爾 1984 年的野蠻，和法人國家爲過渡到共產主義。企業國家是方興未艾，及藉由法人國家所代謝需要相當大規模的組織，以及工人控制和社區控制，但兩個小步驟折衝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道路。

當然，批判和反思的工作，爲了解我們的當下條件，並揭示未來的潛力。作爲地理學家，我們有一定的程度作出貢獻，作爲學者和知識分子，包括綜合的範圍廣泛的問題，我們更多得以貢獻。

我們生活在一個企業的國家，我們需要工作，而且我們都必須符合一定程度上僅僅是爲了生存。但是，我們是很聰明的，我們可以靠我們的智慧；我們可以試圖顛覆對企業國家的附和。事實上，大學提供了相當強勁的基地，做爲反抗的基礎；自由創造的學術傳統對抗企業國家，如同前瞻性傳統的手段試圖超越其權力。

並且，地理範圍內有一些微小，但很重要的任務。首先是這一傳統的種族主義，種族中心主義（優越感）和居高臨下的父權主義—帝國時代的殘餘—必須從我們的課本中刪除。

目前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的文獻，瓦解矯揉造作（幾乎精神分裂症）的二元主義（介於事實與價值之間，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科學與人的利益間）。

參考文獻：

Harvey, D. 1974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deology of science.

Economic Geography 50:256-277.

———. 1974b. What kind of geography for what kind of public policy?

Transaction of British Geographers 63:18-24.

E

David Harvey的空間論述研讀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98 年 03 月 28 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勤大樓 9F 研討室(五)

主持人：蘇淑娟

紀錄：張雅雯

導讀人：蘇淑娟

出席：蘇淑娟、歐陽鍾玲、王文誠、陳毅峰、陳丁祥、許聖迪、李盈村、張雅雯、陳燕茹、涂函君、

壹、討論議題：

資本主義下的都市面貌與經驗

F.

David Harvey的空間論述研讀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98 年 04 月 18 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勤大樓 9F 研討室(五)

主持人：蘇淑娟

紀錄：張雅雯

導讀人：宋郁玲

出席：宋郁玲、蘇淑娟、陳丁祥、許聖迪、李盈村、張雅雯、陳燕茹、涂函君

壹、討論議題：

都市主義的政治經濟

大約有五十多人在 1974 年 11 月於克拉克大學參加了一場為期三天的馬克思地理學研討會。這場專題研討的目的在於去開啓一種經濟、社會地理學的批判模式，並開始去發展出一種概念讓馬克斯主義者能夠有機會接觸。在克拉克會議中的諸多工作坊皆專於探勘自然。我們也見識到自身才正要開始去觸即的一系列問題——方獲得基礎批判理論及概念，就要去發展團體的獨立性。主要工作坊也只有粗略的摘要，這些摘要仍未(因為時間和財務上的壓力)在與會者間流傳。他們所提出的也比討論會更為零碎(因為會議紀錄者只寫下了要點，而句與句之間並無連結)。然而，對於我們的討論內容他們也提供了種種可能性。涵蓋於其間的主題會被相互交流的小組以及社會學地理學者於 1975 年四月份時在芝加哥以及五月份於曼谷持續探討。

(1)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的時間縮比，是一種社會和經濟組織形式上的轉換。

(2)資本主義時至今日仍是強而有力的，是一種長期的形態轉換。他會推倒舊有的然後創造新的體制。就像馬克斯說的：「資本主義是一股永恆的革命動力」。

下列問題也需被提出探討：

(1)都市化到底扮演了何種角色？有何功能？

(2)所使用的資源系統中有何選擇，例如：城市就某種正向意義而言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秩序？

(3)(由上)資本主義和都市化的進程間二者究竟有何關聯？

在都市化過程的歷史裡有二主題貫穿其中：

(1)過剩的資本額尋求投資機會以及投資於以創造建構環境的資源——而此種資源可以隨即如產品般運用且具有長時間的消費性。

(2)有效率的一代對擴展中的工業經濟產品有其需求。

我們可以將此種想法帶入美國情境中作計畫且藉由觀察過去五十年我們可以找出兩種主題來表示，試述如下：

- (1)房市的循環性波動(被認為是一種凱因斯主義的調節)。
- (2)嘗試在一般層級裡增加經濟中的集合需求。

G.

David Harvey的空間論述研讀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98 年 05 月 30 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勤大樓 9F 研討室(五)

主持人：蘇淑娟

紀錄：張雅雯

導讀人：王文誠

出席：王文誠、陳毅峰、陳丁祥、張雅雯、陳燕茹、涂函君、鄭俊彥

壹、討論議題：

全球化與空間尺度 Marxism and Geography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1977 年十月一篇刊登在完美中產階級雜誌的文章「紐約人」喻馬克斯為史上第一的「下一個思想家」。John Cassidy 寫道，在華爾街，有人開始欣賞馬克斯對資本主義的了解，並且意識到當初馬克思是多麼聰明的參與了所謂的全球化是怎麼一回事。(Cassidy 1997)即將到來的共產黨宣言一百五十週年紀念日又引發了喧嘩。正如同馬克斯和安格斯當初所寫的名句，「中產階級以自身的形象創造了一個世界」，因此跨國社會主義恐龍顯然在 1989 之後就被殺死了，除了北韓和古巴當地的反抗，且馬克斯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的魔鬼，引頸期盼的華爾街年輕金融家可以大膽擁抱馬克斯對資本主義的生動描繪好似全球新自由主義去努力創造出來的先見之明。馬克斯早已聰明的躋身全球化之中，而華爾街也認為這是一件好事。

然而 1997 到 1998 之間的「馬克斯熱」很快就退燒了，好比資本主義最後發酸了一般。亞洲爆發了經濟危機，印尼的蘇哈多在一次致命的反叛中被推翻，而經濟疲弱蔓延到了巴西、墨西哥和俄羅斯。看來，馬克斯(在尾巴上仍是有螫針的/效應仍然持續發作)。閱讀 *Das Kapital* 去了解資本主義如何運作是一回事，然而 *Das Kapital* 同樣的告訴我們經濟大蕭條是資本主義帶來的特有疾病，股市產生了巨大的震盪，亞洲經濟危機—根源於泰國的生產過剩影響了當地的通膨和安全市場—是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危機，而政治鬥爭也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亞洲經濟危機的弱點來自於 1999 年西雅圖的一場鬥爭，即使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重要的一次反全球化暴動，其他地方早就知道的這些事實到後來才引起了英語世界關注，也就是說全球化代表的是一場關於這個世界是如何做出而不是擁有真正經濟真實的政治競賽。最近反全球化的抗爭—華盛頓、布拉格、曼谷、墨爾本和流血鎮壓的熱內瓦—確認了運動的核心在於更堅決的反抗資本主義，而不是僅僅反抗全球化，這讓人聯想到許多二十一世紀創造的世界地理將會變成一場社會和政

治競爭(Fannin et. Al. 2000; Smith 2000a; Wainright et. Al. 2000)。

大約在同時這些事件在世界的進程中都被攤開了，文學批評家 Terry Eagleton 對地理學的規則作了觀察，「過去關於地圖和皮褲的」現在卻猶豫著是否為「性別主義的所有學科」。(Eagleton 1997)這是一讓人訝異的聲明。三十多年前，就英語世界而言，「夏之愛」(1967)地理學也許是最新的性別主題。影響知識分子的保守主義者理查德哈特在 Richard Harshorne 表示 (他自己則是受到新康得主義的強烈影響) 在美國地理學界仍然很有份量，即使是新一代英國和美國科學實證主義者已經開始接收新知。比起地理學，在 1967 年去接收一個新的且違反特定標準的準則是更加困難的。可是，反戰運動在美國的影響，女性主義者和環境運動，1968 年布拉格的春天，反帝國主義運動，激進的發現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斯——所有在 1960 晚期和 1970 早期廣泛的社會衝突完全扭轉了這些原則。在英語世界裡其他社會科學比起地理學有著更深層的影響。

馬克斯主義者地理學在過去三十年的英語世界佔了一個較高的相對位置；這些紀律經歷了一個典型的智力發展不均的狀況。當英國和美國變得更加保守，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總統分別在 1979 和 1980 年當選為國家元首，馬克思主義者的工作開始變成具有支配優勢的教條。從 197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中期，比起其他影響馬克思主義者的工作主導了英語世界的地理學真的一點也不誇張。而這樣的影響到今天還屹立不搖，即使社會理論已經超越了當初馬克斯主義的根源，藉由引用英語世界的地理學來分析便可發現此一狀況：在傳統英語世界裡兩個被人引用最多的地理學家便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大多數被人引用的作家裡至少也有十個是馬克思主義者。(Bodman 1992)我們如何去說明如此顯而易見的矛盾呢？而馬克思主義和地理學在過去三十年的歷史中到底對他們預見的未來有何暗示？

激進主義：馬克思主義在英語世界地理學中的源起

1950 年代以前，英語世界的地理學仍有大部份未與馬克思主義或其他的社會理論有任何利害關係。十九世紀晚期 Peter Kropotkin 和 Elisee Reclus 所從事的革命工作在地理學的歷史上仍未被抹煞，但大致上卻被當作是一種好奇和政治與智能挑戰之間存在某種暗示性的關聯而被故意忽略了。社會理論被屏棄導致在英國、英國殖民地和美國擁有主導地位的應用地理學開始式微；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因為地理學是一門紮根於理解地球表面自然法則的科學，不僅只於其權利更包含了以人力如何改變地貌。但這其實是一種謹慎的選擇。特別是在美國，地理學的傳統深受德國影響，此外農業實用主義從 19 世紀開始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反理論主義的立場自二十世紀中葉地理學透過強而有力的行動來對抗這兩條理路的探索。首先，錯誤來自於環境決定論，特別是一次世界大戰前使用這個理論的地理學家，解釋了執著於追尋理論只會將大家引入歧途。理論，只是一個結論，讓人輕易的進入了一個推測的概念之中而事實上卻是毫無根據的。再者，反對理論間接說明了反 1920 到 1930 年代德國的地緣政治學。社會理論應用到人文景觀上，始終被深信導致了和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避免政治袒護的無情。十九世紀的

經驗主義在二十世紀至今的英語世界地理學中仍然深具份量。

相對於其他社會科學，這個時期的地理學描繪出因理論而更加遲緩僵硬的圖像。Franz Boas, Malinowski, Radcliffe Brown 和其他地理學者在美國建立了一種比在英國小有規模的現代人類學傳統；在社學上則引進了 Durkheim 和 Max Weber 的理論並將其譯為英文成為基礎的規範；佛洛伊德和其他人在心理學上則簽署了一個強而有力的理論傳統；John Dewey 和其他人等則將實用主義理論化為美國政治科學裡的一項重要基礎；Robert Park 和 E.W. Burgess 將都市模型理論化並運用於芝加哥即使和穿過學校的都市首要地理計畫沒有明顯的關聯。環境決定論的錯誤開始形成了阻礙，在這時期，美國地理相較英國地理因後者有帝國的大量支持，在傳統上仍顯弱勢。二次世界大戰時，那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一個地理學家—Richard Hartshorne—在 OSS(即 CIA 的前身，戰略服務辦公室)與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法蘭克福學校的巨擘像是 Herbert Marcuse, Carl Schorske, Franz Neumann 等理論氣息濃厚的人一同工作。

反理論裝甲大隊的第一聲爆破是在 1950 年代，當年輕一代的地理學家受到科學啟蒙認為是時候該在高度發展的數學基礎上重建人文地理學時。所謂量的革命發現了德國經濟地理學家像是 Walther Christaller 和 Alfred Weber—回溯到 von Thunen—而且(更少有詳細舉證)像是蘇維埃地理學家 Nikolai Barabskii。新的科學闡述除了包含對理論的關注，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廢除經驗主義者在英語世界地理學的基礎。最為重要的是，最新的科學地理學似乎會將規範更新並將允諾一個新世代的來臨，那也就是，地理學將會和社會上一系列的重要課題產生高度關聯性。

絕望的紀律不再尋求理論而是轉向證實。然而，當社會關聯性的定義大幅度改變時，地理學也變了。在保守的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早期有社會關聯性有許多方法，可以對社會知識投入貢獻或者是以影響社會政治的方式為之。但是在 1960 年代晚期世界各地皆有之的社會運動、罷工和示威抗議根本上重新定義了社會關係：新數學高度發展論廣泛取代了當時技術專家治國論的意圖並且證實了其對於當代地理學的棘手問題毫無能力：為什麼種族主義仍然續存而且將種族隔離嵌入美國城市裡？為什麼第三世界的開發會失敗？我們要如何解釋帝國主義是怎麼推動美國打了越南戰爭的？在不同地域對婦女的壓迫有何不同？是何種原因導致環境破壞？諸如此類的。當主張技術專家治國的地理學者堅持著數學和範本，拒絕認同這類的問題屬於地理範疇，其他人已經受到啟發並開始拋開範本的負累著手向其他地方尋找其關連性以獲得迫切的問題答案。瘋狂的搜找根本答案一下之間導致方向出現截然的矛盾，但一般假定都是「證明地理學」，不論是科學與否，都沒有關係而且需要改變(Eliot Hurst 1973)。Antipode(正相反的事物)就是可以這樣做的主要工具。在 1969 年被學生和幾個教職員在克拉克大學發現的地理日誌 *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此書至少已經有十五年，是印刷本，以粗略的油印設備重新製作，而後再由一群沒有組織的學生和教職員進行校對、裝訂、封裝。社會學地理學家聯盟和這樣的狀況相似，以加拿大和美國為基地，在澳洲和紐西蘭也有分部。(Peet 1978)

儘管自由政策對當時不同的社會危機做出回應強調所有的社會議題都是相互關聯的，將他們視為個體，假設可以處理治國專家論的「問題」，以根本的批評來尋找，取代體制上相關以和在當代社會繁複架構下產生的相同層面不同社會問題。這種必然的情況使得對社會理論的研究分往不同方向發展。當某些研究者如：Richard Peet 和 Myrna Breitbart 重新探討 Kropotkin 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時，(David Harvey)大衛哈維卻專注於研究馬克斯。在英國的許多研究者像是 Doreen Massey 則是轉而特別研究大陸性馬克思主義及 Louis Althusser 的影響，而 Jim Blaut 和 Bill Bunge 則將傳統地理學大量融合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 1970 年代當時有少數女性主義理論，而女性主義地理學家像是 Suzanne Mackenize 則將女性主義分析注入地理學和馬克斯主義理論這雙重的課題。

這些早期的發現其實全無馬克思主義這般具有影響性且沒有任何出版物像 David Harvey 的 *社會正義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能使基礎地理學和馬克斯主義產生水乳交融的密切關係。這本書有如此的重要性乃在於他雖然沒有提供馬克斯主義應用在城市正義上問題的連貫綜述而是強烈抨擊自由政策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唱和到馬克斯主義理論的進化—哈維本身歷經了這樣的發展並將其記錄於書中，而許多的地理學家與社會科學家在經歷了 1960 年末到 1970 年代初期的這種種事件之後卻變的極為偏激。以其根源於「反進化理論」並使我們助長「革命理論」風氣對自由城市政策提出控訴(Harvey 1973)。直指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箭靶，最大的質疑在於：是什麼使得資本主義地理學看起來像存在不同空間與地域的？(For histories of this period see Peet 1978；Harvey and Smith 1984)

源於「證明地理學」，1970 年代早期馬克思主義戲劇化的興起最初是被漠視的，接著被鄙視，最終被怨恨，到後來就像客於和解一樣。而當時有少數在北美、英國和澳洲的證明地理學家，他們完全掌控著規範，且能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回應馬克思主義工作在這個時代總是缺乏馬克思主義帶來的精明頭腦，淺薄和敵對的批判一直襲來：他們是在政治勢力的驅動下而不是對智力的關注—只不過一直老調重彈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一直強調非政治角色的科學工作。對新生代的學者真正吸引他們的是裡裡外外的辯論馬克思主義工作，爭辯女性主義和環境主義，質疑種族和貧窮，帝國主義以及同性戀地理學。一種醫療上的比喻深刻的描繪出當時情況。英語世界地理學(是種紀律)對整個二十世紀的社會理論過敏，也就是說紀律的免疫系統無法對抗馬克思主義。在 1979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馬克斯主義不只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洞察關心當下政治問題，也對地理學發展、壓迫、不公提出了令人屏息的全球展望—及其原因—但如果把地理學當做資本的模型攤開來看也同時對其重製提供了非中立的空間和環境架構。一樣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許多地理學家所接觸到最精密的社會理論，他的對手幾乎沒有任何社會理論資源與其影響對抗。不像人類學或社會學有這麼多重要的社會學家，地理學就像是一條缺乏對抗馬克斯主義免疫系統的紀律。如果從智力而不是從制度上來說，在掙扎開始之前年老的守衛就已經被打敗了。

H.

David Harvey的空間論述研讀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98 年 06 月 06 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勤大樓 9F 研討室(五)

主持人：蘇淑娟

紀錄：張雅雯

導讀人：譚鴻仁

出席：譚鴻仁、王文誠、陳毅峰、陳丁祥、許聖迪、李盈村、張雅雯、陳燕茹、涂函君、

壹、討論議題：

地理知識與政治力 Geographical Knowledges/ Political Powers

我的目標乃在於理解地理學知識在社會和生態學漸進轉變中所扮演的角色。金融擴展的長久歷史至少自 1942 年開始便與我們為伍，若非先前(和現在將其歸因於“全球化”)依賴於某種地理學知識的累積。這就像文藝復興般真實(當繪製世界地圖對人類指揮權是一要項)於今日亦是。相對而言，對地理學的認知影響了政治經濟發展和環境變化的進程(雖然，舉例來說，對環境約束的認知、對新資源的認同和商業先機、對文化差異的認知)。即使知識是有誤的，伴隨而來的卻可能是盲從。葡萄牙人在過去早期的探險經驗中探尋伊斯蘭另一端一個想像中的 Prester John 基督教王國。對於全球歷史的影響此錯誤概念是極為可觀的。然而，後續這個地方性的關係在就政治經濟和社會經濟的改變方面和對於地理知識而言真的起作用嗎？

我從兩個觀察點切入。知識之以複數形(knowledges)使用是因假定其以某種固定方式來認知一統的學術界知識領域「地理學」是危險的。一種涉及自地理資訊系統的「原則」考古學和沙漠地形學對都市政治經濟，後現代主義者和不尋常的地理學很明顯的有種認同的問題。此一假說是認定地理學中還有一些尚未被發現的「不可或缺的」題材。每當有些地理學者團體嘗試將一個不可或缺的定義強加於他們的主題時(典型經濟學者總是這麼做)，結果總是一蹋糊塗。在規範之內使用複數型態應該等同於掌握了強而有力的資源而不是成為弱勢。

再者，掌握了不同制度背景的地理學知識(例如：州政府、世界銀行、梵蒂岡、傳播媒體、大多數公民、非政府組織、旅行者公會、跨國集團、金融機構……等等。)與在地理學院名下學習和教授地理學有顯著的不同。以地理學作為一種分判原則和在各種學會背景下以地理學作為某種特定的號召、使用和知識理解這種張力是很重要的。而地理學知識其實是充斥著這個社會的每個角落的。他們友值得被理解的權利(例如：旅遊公會和有線電視如何創造和發揚某種特定不存在

的地理學)。除此之外，不同的制度對於不同種類的地理學知識會有不同需求(旅遊公會並沒有強調社會痛苦的地理學)。實際上，在地理學的規範之內只發現小部份的地理學知識在社會上可以被運用和積極的使用。我們在社會上的地理學中需要一種「批判社會學」充分的來理解社會經濟學的改變。

此種需求是迫切的。由於美國武力和財力的支持，目前全球化因新自由主義而日漸壯大，產生相關議題如：自由市場民營化和針對企業家開放全球市場以及跨國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種國內主導新勢力。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自由市場的勝利似乎隨之而至。高速行動的金融資本佔盡領導優勢就好比運輸、傳播和資訊科技革命打破空間界線一般。地理學的差異似乎少於這種情況。

然而，並非如此。地理學的架構和關聯也已經被深深的改變了。在政治經濟勢力中看來穩如泰山的地理學其實已經開始產生變異。結果又是一次世界領土重新劃分和各種不平等的地理學發展(各種從社會和地理學上來的財富不均、勢力、政治地域勢力分配、民族國家主義的復甦、本土化環境壓力)。地理學門的差異因為高速行動資本佔盡優勢其實已漸趨微小。除此之外，地理政治學壓力和張力(即使發生地域性戰爭)已開始前所未有的廣泛分布。因此，許多全球資本主義的制度(一切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七國集團而來的)已經重新調整他們的視野。但是他們也遭逢了一波新起的批判聲浪(從許多非政府組織、教會更不用說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曼谷、墨爾本、熱內亞的街頭抗議者)批評他們是跨國資本主義沒有靈魂的圖利、毫無正義可言、對當地文化的漠視。應用這些全球普遍認知的概念如正義、需求和跨越空間的尊嚴和文化上、政治經濟上差異的複雜地理學的癥結點就在於它從來就沒有輕鬆解決之道。今日美國所尋求的是對抗全球民眾意見的聲浪，轉而尋求以全球通用原則——民主和自由之名來武力佔領中東。然而，在這之後，我們我真正的理解了普世要求的權力、財產、自由、民主、市場和地理學與世界共存特質之間的複雜關係嗎？

I.

David Harvey的空間論述研讀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98 年 06 月 16 日(星期二)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勤大樓 9F 研討室(五)

主持人：蘇淑娟

紀錄：張雅雯

導讀人：陳毅峰

出席：陳毅峰、陳丁祥、許聖迪、李盈村、張雅雯、陳燕茹、涂函君、

壹、討論議題：

地理學的想像與後現代性

David Harvey 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

1. Harvey 在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所指出克服歷史唯物論與 Marxism 危機的四個發展領域

一、對待差異與他者性，不是某件可以外推到更為根本的 Marxist 範疇的東西(階級、生產力)，而應該是從一開始企圖要理解社會變遷的辯證關係時就得隨時注意、無處不在的東西；

二、影像與論述的生產活動，是任何社會秩序的再生產與轉化分析的重要部分；

三、認知到時空面向是重要的，且社會行動有其真實的地理；真實與隱喻的領域與空間的權力，是許多差異的所在，必須以其本身及其處於整體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之內，來被理解；

四、在理論與實作上認知歷史—地理唯物主義是開放與辯證的探究模式，而非封閉與固定的理解體系。例如馬克思理論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並非全為真實的陳述，而是與資本主義的歷史與地理真實的特徵，無論是一般的或是特定階段與形式，達成客觀認識 *come to terms* 的企圖。

2. 地方的多重定義。舊的實質的與領域的地方定義的崩解(時空壓縮的脅迫)，使我們重新強調心理意義上的探索，藉由排除式的領域行為給予地方新的實質定義。探索這類問題有助於澄清「他者性」與「差異」，因為以領域—地方為基礎的認同，特別當其與種族、族群、性別、宗教、階級等議題合併時，是進步的政治動員或反動的排除政治，最普遍的基石。

3. 空間與時間特性的差異，將之推論成地理學並不對普遍理論開放，而是在特定性與特殊性的領域中。Harvey 看法是，儘管許多對特定性的理解被犧牲以成就普遍，但盲目闖到另一個方向進入地理學者長期浸淫的，*supposedly* 難以理解的差異之世界中，也不具意義。問題是在重寫 *metatheory*，具體說明時空中的辯證過程，而非放棄整個計畫。對社會生活中地方角色的解釋，將證明有助於此。首先是，地方如同空間與時間，都是一種社會建構，而問題則是：地方建構透過什麼樣的社會過程？

4. 地方與其資本主義下建構的政治經濟學

透過真實地方的建構看到資本主義地理擴展的歷史軌跡。透過地理擴張暫時且部分地超越過度積累的危機。首先，過剩的資本能從某地出口到另一地，在既存的空間關係中建構另一個地方。其次，透過技術與組織的轉移而「藉由時間消滅空間」，可以革命化空間關係；這種革命改變地方特色，因而也與地方建構的活動互動。兩者都產生新的地方網絡。差異與他者性，透過不均衡資本投資的簡單邏輯，以及擴張的地理分工，在空間中產生。

5. 此過程是有緊張的。首先，它必定是投機的投資。其次，土地開發的投資難以避免會與其他形式資本的地理移動性產生緊張：在地成長機器的政治、在地階級聯盟促進經濟發展。聯盟不見得都在地方間的競爭勝出，地方間的差異某種程度成了敵對。

6. 當因某個階段發展形塑的地景成為更進一步積累的障礙時，固定性與移動性爆發成廣泛的危機。地景需重行在新交通與通訊及公共設施週遭重新打造、在新生

產與消費型態的中心、在新的勞動力聚集與社會設施處。資本主義的歷史不斷被強烈的空間重組所打斷。不安全感的產生。

7.為何地方比以前更重要：

一、空間關係在 1970 的激烈重組也改變了地方在全球資本積累的相對位置，當實質的地方逐漸受到威脅，我們擔心地方的意義，與能否在新一波空間關係中生存；

二、運輸費用下降使資本更容易移動，尤其金融資本。資本家更能利用地方間的微小差異找尋利潤的積累；

三、在地持有資產者，明白他們與別地間競爭高度移動性的資本，擔心提供什麼套裝以帶來發展。地方因而努力與他處區分，甚至帶來敵視與排除，銷售地方變的重要；

四、吸收過多資本的有利潤計畫難尋，剩餘資本轉進投機的地方建構。美國拖欠違約的存放款機構與瀕危銀行，因為過度投資在房地產發展，有巨大債務！

Harvey 說: See, I told you! in 1993.

8.地方間競爭資本主義發展更激烈，而使不在資本主義規範內的地方建構更乏資源。維護良好生意環境，由投機發展中實現利潤的關切，支配了一切。不只競爭生產，也競爭消費：文化中心、地方意像、競爭文化與象徵資本的定義、都市與區域景觀、民俗傳統風的再生，都聚合成地方間的競爭。後現代建築與都市設計的生產，是逐漸深刻化的商品文化的重要部分。想要區分的地方，到頭來卻複製一系列的同質性。

9.階級鬥爭透過地方品質的不均衡發展，銘刻在空間。某些抗爭也無能阻擋整個大過程(親資派強大的技術與遊說)。也有大眾與投機資本串通的例子，混合著強迫與收編。

10.但地方的收買，要經過我們的思考、政治，只能被簡單歸因於這大趨勢嗎？什麼提供真正以地方為基礎的認同？人們何以展現對特定地方的政治忠誠、歸屬感的強度？

Heidegger and Place as the Locus of Being

1.Dwelling, homelessness, 失根與失聯。與靈魂的滋養切斷。復振有活力的 homeland, 有意義的根才能建立。地方的建構就是根的再發現。此激發了特定取徑來理解地方建構的社會過程。對地方的愛是生存在世間的一部份，優先於其他技術性事務。當代喚起地方感與過往的努力，經常是刻意有心的操作。真實性的追求，受到市場所提供的建構真實性、發明的傳統與商業化的襲產文化所顛覆。現代性的最終勝利，並非來自「非現代」的消失，而是它的人為保存與重建。

2.Dwelling and Rootedness 的真實性已然消失？placelessness 與市場的滲透；空間轉化與地方建構的政治經濟過程，使真實性消失。抗爭或拒絕簡化的資本邏輯的可能性存在嗎？建構另類地方，尋找真實社區感以及與自然關係，如基進生態運動。

Resolution of Difference 與後半段

1.馬克思式的政經、道德承諾與責任，建構 a sense of 'species being' 屬於全人類的政治。資本主義所建構的地方網絡，必須要轉化且用來做進步的目標，而非拒絕或摧毀它。思考 cultural jam。

2.Heidegger 訴諸感情與經驗世界而不對異化、金錢、商品、技術做回應，而問內在的、天生的物的經驗，喚起許多現代人心弦的失落社區、根著、dwelling 感。地方對個人或群體的安全與認同感如此重要，因此經驗、創造、與維護重要地方的方法就不能遺失。

但這種情緒的喚起易帶來排外與狹隘，社群主張者或國族主義者(與納粹的關聯)。經由中介的關係 mediated relationships 被視為對認同及任何真正自我感受的威脅。凡是有些許無根性跡象的東西都馬上被嚴拒。經驗，在某個界線之後變成 incommunicable 無法傳達，正是因為真正的藝術與美學感只能從對地方的強烈根著性 rootedness 迸出。

3. Heidegger 與馬克思另一奇妙共通點：真實社區是具體地實質地根著於特定地方，而非(某些後現代修辭所稱)僅由論述的領域建構出來。兩者的論述不是互斥，而是互相包含的對立 oppositions that contain the other. 日常生活中的 inauthenticity 之根源，商品交換與技術理性。對問題根源的共通性(雖然馬克思指出的是資本家，而 Heidegger 認為是現代主義者)，提供了建構對地方更好理解的共同基礎。

4.對地方的理解不能脫離於支撐此地方的空間關係；對空間關係的理解也不能獨立於特定地方所發生的事情。

5.Young 對主流女性主義流派的批判聚焦於社區的完美典範 ideal。在論述中對 unity or wholeness 的欲求帶來邊界、二分與排外。政治理論上社區的概念，經常隱含對時空距離的否定，堅持在多元的脈絡中仍需面對面的互動，但是並無概念上的理由認為面對面的關係就比跨時空經由中介者更純粹、更真實。並非所有經由中介的關係都是異化的。種族主義、族群沙文主義與階級貶抑，有部份即是從對社區的渴求而產生。在美國，某些群體的正向認同是先由定義他者，及貶抑他者為次等人類所達成。

Young 的解決方式是 unoppressive city，藉由都市生活中的正面經驗，各種差異都被包含、協商、容忍，在時空中的各種中介關係裡。在統攝的 unity 之下慶賀差異與多元。

6.後現代思考的主要關注是認同與地方的論述建構，而幾乎與實質的區位或領域上的展現無關。思考：社區與地方如何被再現與想像，以及他們如何透過具體社會實踐被建構，兩者間的關係。然而堅持語言與想像的角色，帶來顯著的效果如 Anderson 所言：社區與地方不能在論述的作假/真實性上的層次被區分，而是由「它們被想像的 style」。

7. Heidegger 雖激起過往與對古老語言的恆久性，也意識到回不去理想中的園地，而必須催促向前，建構適合此時此地新的「真實」社區，如同 national socialism

所承諾的前景。

J.

David Harvey的空間論述研讀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98 年 06 月 27 (星期六)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勤大樓 9F 研討室(五)

主持人：蘇淑娟

紀錄：張雅雯

導讀人：蘇淑娟

出席：蘇淑娟、張雅雯、陳燕茹、涂函君、鄭俊彥、陳丁祥、

壹、討論議題：

都市與身體政治

五、 議題探討結論

認識大衛·哈維及其作品，可以從哈維自身的作品內容與其作品在過去四十五之間的涵化轉變當中，一窺其堂奧之深。就像地理學學科領域的變遷一般，哈維從其最早的一本書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1969) 專注於尋找通則化的一般地理與空間原則，而逐漸轉變成對於 Karl Marx 作品的真知灼見的外翻、與期望達到學術領域的社會化的努力當中，其間 David Harvey 被當為一位奉行並精進反省馬克斯主義(Marxism)的馬克斯主義者(Marxist)認知著，然而以 Harvey 最近作品的極度與社會相涉入世的角度而言，或許我們不應該以馬克斯主義者(Marxist)來標籤他，而應以「高度貼近 Karl Marx 原著」來理解認識他。

從 Harvey 過去的作品認識他在空間化馬克斯的歷史唯物辯證理論的學術貢獻之外，尚有其他許多側面式地與批判式地認識他的作品的方式；以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正義、自然與差異的地理」一書而言，風起雲湧的書評如潮，多半透過該作品反省空間轉向的馬克斯主義，由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s*, *Antipode* 與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等期刊刊物的書評，更能毫無疑問的體現：哈維批判反省思考地理空間的歷史唯物辯證論述，是當代全球面對都市化歷程、與區域發展的動態歷程中，重要的理論指引與事實反省之關鍵視野。

例如，Matless (1997)在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對 Harvey 的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一書的書評當中，討論個人的地理學和社

會與地理的審美本質，視 Harvey 的該作品為社會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發展的重要指針，他寫到 Harvey 所主張對社會空間過程的相關式的辯證理解，是透過釐清特定與通則、地方與空間、正義與差異，來認識各種社會生態的現象，各種政治、協商與聯盟就在其間形塑無疑，而環境不只是社會文化現象發生的場域、更是影響社會文化現象的本質：

“...social inquiry into the value of raw and transformed matter, human and otherwise, extends his earlier formulations of urban social justice via a broadening of the socio-geographical to encompass nonhuman subject-matter. Harvey shows how the contrasting formulations of the particular and universal, place and space, justice and difference, work through different social ecologies and argues for a relational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socio-spatial process as a basis for comprehending environmental conflict and forging potential alliance. Environment becomes not simply a background to social action but necessarily constructive of it, whether the actor is a global corporation, its spatially fragmented workforce or a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Matless 1997, pp.394-395)

Noel Castree 與 Derek Gregory 於 2006 編輯出版的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就是一本適合認識 Harvey 的學術生涯轉折與貢獻的著作。在第一章簡介的文章中 Derek Gregory 指出一向多有困境的地理學學術根本困境在於理論與方法論間的落差、學術與社會的道德實踐差距、“空間”是否具象化的問題、空間與社會的對話與交織、尺度的辯證、本質/本體論/政治的糾葛等等，這就像 Harvey (2000a)所指出的”There is something troubling about geographies...”。*Reader* 這本書的 14 位作者，分別以 Harvey 對學術領域貢獻的面向來呈現 Harvey 作品的極致與批判，具有極高的價值，不但是認識 Harvey 的寫作與思考方式、亦是進一步發現值得追究的議題之論。例如：Trevor Barnes 以”Between Deduction and Dialectics: David Harvey on knowledge”作品的關心知識生產的演繹與辯證面向，亦呈現我們今日的難題，就如同 Harvey (2000b: 94)所寫的：

”On the one hand, I develop a general theory,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need to feel this rootedness in something going on in my own backyard.”

簡單的話語充份說明了研究方法上的困境；當然在覺醒體悟之際，解決的方案就成了學術工作者與學界的任務了。

政治學者 Alex Callinicos 則以一篇“David Harvey and Marxism”闡述 Harvey 對 Marxism 學術發展的貢獻，Callinicos 認為 Harvey 的作品由 *The Limits to Capital* (1982) 與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到 *The New Imperialism* (2003) 實際上展現了大轉折，前後變化當然也就引導了學術界頗為主流的思維、並影響論述對於權力/霸權的認知與分析結構。

對於 Harvey 辯證的唯物主義論述，Marcus Doel 談到 Harvey (1969b) 的作品時宣稱 “By our theories you shall know us.” 有如堅硬的石頭般、到其 2001 的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所展現的彈性與偶然論的思維，有著大變化：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o often comes out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different lines of force. In a friction of this kind, one should
never altogether give up one's starting point – ideas will only catch fire
if the original elements are not completely absorbed in the new ones.
(2001: 9)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一書後來的章節，如 Mellisa Wright 以 “Differences that Matter” (pp. 80-101) 一文，呈現「差異」在地理學的意義及其對人文社會領域的重要性；Sharon Zukin 則聚焦在對都市議題的關照，而寫 “David Harvey on Cities” (pp. 102-120)；Eric Sheppard 則以其自身對於辯證的時間與空間的熟悉來論述 “David Harvey and Dialectical Space-time” (pp. 121-141)；Bob Jessop 論述 Harvey 對於空間與時間的相對概念，“Spatial Fixes, Temporal Fixes, and Spatio-Temporal Fixes” (pp. 142-166)；Nancy Hartsock 以一篇文章 “Globalization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討論 Harvey 對於辯證的馬克思主義的貢獻；Bruce Braun 以 “Towards a New Earth and a New Humanity: Nature, Ontology, Politics” 討論 Harvey 作品對本質與本體論在人文社會所遭逢的政治操縱弄與不自覺的政治文化之下的扭曲與辯證。另有 Nigel Thrift、Cindi Katz 與 Noel Castree 討論 Harvey 整體的學術計畫與其對學術領域與社會實踐的意義，學術發展的路徑直線行進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蜿蜒的學術道路與道路不通的嘗試錯誤的學習之下，理論與實踐漸有會合媒合的可能。書本最後，Harvey 自己以一文 “Space as a Keyword”，說明了「空間」一辭的多樣複雜性，尤其是考慮到時間-空間複合名詞及其屬性在每一個特定的地理內運作的特殊性，更能顯示其多元的可能性與複雜度。

Harvey 四十多年學術生涯作品的多面向、社會文化實踐的多方可能、與其對於時間、空間與社會文化現象之間的關聯與想像，漸趨彈性的見解，並無損於其當為一位“人文社會科學家”的自我期許、也無損於其自認為是一位革命者情